

锄禾日当午

乔 迁 著



中国小说典藏品
(第三辑)

主编 杨晓敏

锄禾日当午

乔迁 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锄禾日当午/乔迁著. —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
2007.12

(中国小小说典藏品. 第3辑/杨晓敏主编)

ISBN 978-7-80623-903-2

I. 锄… II. 乔… III. 小小说—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98550 号

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	开本 32
本社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18号11栋	印张 37.5
承印单位 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字数 715000
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	版次 2007年12月第1版
纸张规格 850毫米×1168毫米	印次 2007年12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80623-903-2	定价 144.00元(共12册)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单位联系。

小小小说的优势(代序)

铁 凝

这是一个特别害怕别人说自己不深刻的时代。假如各式各样的小说技巧,相似于演员的舞台肌肉,那么这种舞台肌肉的确有发展和强化的必要。但我以为营养灵魂比营养舞台肌肉更为要紧。

小小小说的优势很强大,世界上的一些通都大邑,诸如东京、纽约等地,小小小说都很发达。为什么会发达?当然,小小小说不是因为城市大,就自然而然地大起来。日本有位作家一辈子只写小小小说。他有篇小小小说迄今我还印象很深:一个单身汉的家里弄得非常杂乱,有一天,一个非常爱干净的小偷来到他家偷窃。当小偷看到屋子里如此杂乱不堪时,忍无可忍,迅速地将屋子拾掇得整整齐齐,打扫得干干净净,尔后,给单身汉的家留了个字条,让他以后要保持室

内清洁。小偷什么也没偷就走了。不久前,我去日本访问时,见到了这位专写小小小说的作家,问:“写小说时,你是怎么想起这样的情节的?”那位作家说:“我女儿的房间经常那么乱。”

还有这样一篇美国小小小说:一个美国人到一家餐馆去吃饭,用完餐后把20美元放在了餐桌上就往外走,快到门口时,服务员把他叫住了,问他用餐后怎么不付钱。这个美国人看了看服务员,什么也没说,又给了服务员20美元。当服务员收拾餐桌时,却发现盘子底下压着20美元。

有许多通都大邑里生存着这样的小小说作家。这是为什么?这是因为越是坚硬的大城市里,越容易发现这种犄角旮旯里的软弱与无奈。作家们都明白,用语言表达不完的,读者可以用智慧去填充。如今,在许多读者的眼里,这些写小小小说的作家,丝毫不比写长篇小说的作家逊色。

目 录

1 小小说的优势(代序) 铁 凝

1 锄禾日当午

5 爱情的滋味

9 谁还在打老婆

14 校长的右手

18 谁是领导

22 健康很重要

26 谁是贼

30 文化乡长李大为

34 说谎

38 手机是可以做手雷的

- 42 谁叫我是你爸爸
- 46 我爸爸想当局长
- 50 谁叫你是个领导
- 54 你就是不能打我
- 57 包谷熟了
- 61 谁让你结婚的
- 65 让妹妹好好读书
- 69 谁看见了小偷
- 74 谁的电话
- 79 玩笑
- 83 谁骂了领导
- 87 谁去开家长会
- 90 小小小说童话(代后记) 杨晓敏

锄禾日当午

早早吃了早饭，王林扛上锄头就要下地了。今年雨水多，庄稼长势好，杂草也跟着疯长。还未出门，村主任推开院门进来，村主任望眼王林肩上的锄头，村主任说：“你公路边上的那片地先不要锄了。”

王林看着村主任问：“为啥？”

村主任叹息一声说：“乡长这两天要下村检查工作，还要亲自铲两条垄的，我想来想去，还是公路边上你的那片地合适，过路人都看得见乡长铲地的。”

王林轻哼一声说：“乡长弄这景干啥！他不铲这两垄谁能说啥！乡长毕竟不是庄稼人。”

村主任说：“乡长这是响应县里号召，提高农业意识，领导干部要深入田间地头的。我看这事就这么定了吧！”

王林说：“行，我留两垄给乡长。”

村主任忙扯住就要往出走的王林说：“不行。不是留两垄给乡长的，是整片地都得留着的。”

王林立刻瞪圆了眼睛说：“整片地都留着？这不是瞎闹呢吗！地里的草都快赶苗高了，我不赶紧着铲出来，过两天还铲得出来吗！乡长要铲地，我给他留两垄不就行了吗！”

村主任扯住王林不放，说：“乡长能一个人来吗？各部门得跟人来，总不能乡长一个人铲地各部门的人在地头上看着吧！”

王林一听脸都白了，紧张地说道：“这些人来铲我的地，我的地还要不要了，哪个是会铲地的人啊！”

村主任把住王林的肩膀说：“你不用担心，他们能铲多少？铲不了多大会儿就该腰酸背痛的了，等他们一走，我找几个像你一样的好庄稼把势，有半天的工夫你那片地也就铲完了。这样可以了吧！”

王林望望村主任，村主任把话说到这份上，王林不能不给村主任面子的。王林放下了肩上的锄头。

过了两天，乡长还没有来，看地里已是杂草丛生了，王林焦急地来找村主任。村主任也焦急，说：“我天天往乡里打电话，乡长这两天实在忙得脱不开身来的，再等个一两天，一两天乡长就来了。”

王林急得火上房，但也只好耐心地等着，两眼望穿地盼着乡长快点来。

又心急火燎地等了两天，乡长还没来，地里的草已经封垄了，都看不见苗了。王林跑来找村主任，王林急得直跺脚地冲村主任喊道：“乡长到底来不来了？草都

快把苗欺死了，再不铲地就不用要了。”

村主任也急得直跺脚，抄起电话——已是这天第三次往乡里打电话，乡长秘书接的电话，一听是村主任电话，乡长秘书不高兴地对村主任说：“你一天想打多少遍电话？不是告诉你了吗？乡长现在没时间，这一两天有时间就过去。”村主任刚要说话，乡长秘书已啪地挂了电话。

王林突然怒吼一声：“我不能等了！”

村主任把手里的电话啪地摔在了桌子上，冲王林喊道：“我想等啊！可不等能行吗？乡长管着咱呢！”

王林血红着眼睛喊道：“可那是我的地，我辛辛苦苦种出来的，我不能看着它毁了啊！”

村主任口气缓下来，说道：“发火闷气都没用，要怨你就怨你的地在公路边上。你也别大喊大叫了，来年我把村里的机动地包给你几亩，补补你今年的损失。”

王林眼里蓄满了泪水望着村主任说道：“村主任，我心疼啊！”

铲地时节过了，乡长也没有来。村主任在确认乡长不来铲地后，急忙忙地来找王林。王林家没人，村主任就忙奔王林家公路边的田地。在王林家的地头，村主任没见到王林，村主任问坐在地头上悲戚的王林媳妇王林去哪了，王林媳妇抹着泪说：“王林打工去了，王林他一见这片地，他就心疼得不行。”

村主任望着已是杂草纵横荒芜了的王林家的田地，感到心里刺刺啦啦地疼。

秋日的一天，乡长下来检查秋收，乡长看到公路边上有一片荒芜的田地，地里一人来高的杂草在微风中

摇摆出一片枯黄一片悲凉。乡长有些心疼，不高兴地说：“这么好的一片地，怎么说扔就扔了呢？”

跟在乡长身后的村主任犹豫了一下，说道：“出外打工去了。”

乡长立刻面容严肃地说道：“锄禾日当午，种地是辛苦，出外打工难道就不比种地辛苦吗？看来，农民外出打工把地撂荒的问题也该提上工作日程了。”



爱情的滋味

他坐在我的对面，夕阳的光芒洒在我们的身上和脸上，也洒在我们脚下的棋盘上。我们刚下完一盘棋，棋盘上的棋子还有一多半，但胜负已分——他输了。这是我们认识并成为棋友以来从没有过的局面。我们每次下棋，每盘棋下完，棋盘上最多也就剩下五六个零星散落的棋子。我们的棋艺不仅平凡、相当，而且都是拼杀型的。

今天这盘棋的结局出乎我的意料，他投子认输后，从他的脸上看不到以往输棋后不服气的表情，看到的是他心不在焉以至于目光飘忽不定的神情。他心里有事了。我敲敲棋盘，问他：“你心里有事了吧？”

他笑笑，回头望一眼街对面正在建设中的大楼，转回头来说了一句：“快盖完了。”他是那座正在建设的大楼工地上的

一名建筑工，也是我们常常说到的从农村来到城市里打工的农民工。不过，他不像其他农村来的民工那样，低眉顺眼地走在城市里，对每一个城市人，甚至城市里的水泥建筑都心存畏惧，不敢接近，喜欢猫在民工群之中。而他，来到工地的第二天我们便认识了。那天我们一帮子人也在这马路边下棋，许多所谓的城里人，城里男人，都喜欢吃过晚饭后往马路边一蹲，下棋。他从对面的工地上过来了，一个人过来的，什么时候过来的没人注意，让人注意到他是因为他在我的身后支了一步棋，使我的棋起死回生。老话有旁观者清一说，但也有观棋不语之说，他说话了，跟我下棋的人厌恶地白了他一眼，竟丢下棋子起身走了。他一下子脸红了，涨红。其实这种马路边象棋谁还在乎多一两句嘴，跟我下棋的那人平常也是个不太在乎的，可今天他起身走了，就因为站在我身后的他多了一句嘴。我知道对手起身而去的原因，因为多嘴的是一个在建筑工地干活的民工，他在乎他是个民工。城里这样的人很多，而且许多人生活并不比农村人富有，可就是觉得自己比农村人高出一等。他涨红着脸站在我的身后，有些不知所措。我有些过意不去，连忙招呼他：“来，杀一盘。”他犹豫了一下，便坐到了我的对面，感恩似的对我微微笑了笑。两盘棋下完，我们便成了棋友。

话可能说得远了些，我要说的是，虽然他不是太畏惧城市和城里人，但他毕竟是个从农村来的民工，而且是没有多少文化的民工，这是事实。我在今天也是在这一刻以前，始终认为一个农村来的民工除了干活吃饭睡觉以外，能下下棋已经是很了不起的。可我错了，我



没想到他会有心事，而且，在我问过他后，他望着我，竟然问了我一个让我十分惊讶的问题，他问我说：“爱情是个啥滋味？”

如果不是面对面，谁能够相信一个民工会问出这样的话来。

他的问题把我难住了。我怎么回答呢？当然，我恋爱过，也结婚了，可我从来没有吧嗒吧嗒嘴认认真真地想过爱情是个啥滋味。我相信，大多数人都跟我一样，没吧嗒着嘴想过爱情是个啥滋味的。

我只好把这个问题又抛回去，我说：“你也结婚了，你还不知道爱情是个啥滋味。”

他突然一笑，很腼腆的笑，说：“可我没谈过恋爱。”

我忍不住笑，说：“那你不会像赵本山小品里说的那样，结婚后再恋爱嘛！”

他脸上的笑容一点点地收敛了，目光疑惑地望着我说：“你说，结婚后还咋谈恋爱？”

我被他又打了一棍子，我咋知道结婚后咋谈恋爱呢？恋爱应该是结婚以前的事情啊！谈恋爱才能产生爱情，有爱情才能有婚姻，这是公认的。他没谈恋爱就结婚了，那爱情呢？好像是没有的，如果有，他还会问吗？反过来看看我们，谈恋爱，找到爱情，结婚。可爱情是个啥滋味呢？甜蜜，幸福，好像没感觉，即使有也是微弱的，近乎让人感触不到。

我只好诚恳地对他说：“我也说不清爱情是个啥滋味，虽然我是先恋爱后结婚的。”

他犹豫了一下，缓缓地从兜里掏出一封信，小心地

从信封中把信纸抽出来，一点点地展开。展开信纸时，他的脸上又有了笑，是那种凝重幸福的发自内心的笑。他把展开的信递给我说：“我知道爱情是个啥滋味。”

我不接他递过来的信，说：“你知道爱情是个啥滋味，它是个啥滋味？”

他把信往我面前又递了一步说：“我说不出来，但我能感觉出来，我有感觉，是那种说不出的感觉，那滋味让人感觉真好。”

我接过了信，信是他老婆让人给他捎来的。

信上竟然没有字，一个字也没有，只是用铅笔画了几个圈。我不解地望着他：“这是什么？”

他不好意思地笑笑，说：“我老婆不识字。”他指着信上画着的 OOOO+O 说：“这是五个馒头。”

“五个馒头！”我问：“什么意思？怎么四个圈还加一个圈呢？”

他说：“我在家一顿能吃四个馒头，她让我在这再多吃一个，干活累，别饿着。”

那一瞬间，我感觉到我的内心深处猛地汹涌出一股酸酸的东西，它强烈得令我的眼睛发涩。我把信轻轻地叠好，心怀虔诚地把画有五个圈的信还到他的手里，我说：“爱情真是个好滋味，兄弟。”

夕阳的最后一抹红晕抹红了他的脸，他红色的脸上挂满了爱情的滋味。

谁还在打老婆

谁还在打老婆？

这句话在赵镇，你问十个人会有九个人告诉你：“吴二呗！除了吴二还有谁打老婆。”而另一个人会告诉你说：“吴二打老婆，那可是真打啊！”

吴二是什么人？

吴二是我们不一定常见但一定常听说的那种叫做混混的人。一说混混，我们普通人的心里都会不由自主地升起一股畏惧，生怕自己沾上他们。

吴二个头不高，长相斯斯文文的，看上去绝不是说到混混在我们脑海中就出现的那种满脸横肉凶神恶煞般模样的人。吴二走在大街上，不认识他的人十个会有九个猜他是个文化人，而另一个也一定会认为他是个文明经商的买卖人。

吴二打老婆我没亲眼目睹过，但肯定有人亲眼目睹过。否则，不可能赵镇上的人都知道吴二打老婆。

吴二老婆跟吴二是中学同学。据吴二的老师和同学说，吴二和他老婆是在上中学时建立恋爱关系的。当时谈恋爱不叫谈恋爱，叫处对象。吴二学习不好，吴二老婆学习也不好，但吴二老婆是个漂亮且十分文静的人。十几岁的女孩子脸盘子长得已是一朵成熟的花朵了。花好自然招蜂引蝶，学校里追求吴二老婆的人就很多。具体有多少人追求吴二老婆没人数过，但一定是很多，因为吴二老婆每天都能收到十几张追求她的条子。另外，校外社会上的一些半大小子们也加入到追求吴二老婆的行列。他们追求方式可没有学校里学子们塞纸条那样的文雅，他们成帮结伙或单一一人堵在校门口，等吴二老婆放学一出校门，他们就迎上前去，表情严肃也是有些装酷地对吴二老婆说道：“我们交个朋友吧！”如此的说法还算是文雅的，有的干脆就说：“跟我处对象吧！”

吴二老婆那时还没跟吴二处对象呢，但我想吴二那时一定也是在学校里偷着塞纸条的人之一。当然，他的纸条也不可能引起吴二老婆的高度重视，因为吴二一点也不出众。正因为没有引起重视，吴二才做了一件当时在赵镇惊天动地的事，也就是这件事，奠定了吴二被叫做混混的基础。有一天放学，吴二跟着吴二老婆后面走出校门，校门口已经有好几个半大小子等着吴二老婆呢。吴二老婆出来，几个半大小子立刻围上来，死皮赖脸地挑逗吴二老婆。吴二老婆气得满脸绯红，躲闪着想找个空隙钻出去，可哪里有空隙可钻啊。正为难之

